

支援京九铁路建设二三事

杨振文

交通强国,铁路先行。我原在广州军区54080部队服役,部队驻地韶关当时铁路只有京广线。后来,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以及适应经济发展新要求,党中央审时度势,决定建设北京至香港九龙铁路(简称京九线),以缓解当时交通运输压力。京九线于1993年4月20日全线开工建设,经过筑路工人3年多时间日夜努力拼搏,于1996年9月11日顺利竣工通车。京九线是连接南北通往香港的一条重要经济大动脉,是国家重点工程项目,建设期间,我有幸和战友们一起参与,为工程建设洒下了辛勤汗水,其中二三事令我最难忘。

积极协助办厂

1993年6月初,铁道部山东第14工程局肩负着京九铁路建设广东境内部分施工任务南下来到韶关,准备筹建材料厂,以解决部分施工单位的材料物资存放调拨使用等问题。可是,他们多处打听联系建厂场地,却无合适的地方,无

法正常工作。这时,他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上门来到广州军区驻韶关54080部队求援。支援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建设,匹夫有责,部队更是责无旁贷。部队长杜全喜得知情况之后,十分重视,及时请示上级同意,答应他们请求。

尽管部队营房也不宽松,一下子既要解决工厂100多名员工食宿,又要在营院内的荒草地里开垦出一大块空地,作为材料厂车间及仓库用地,也有较大困难,但部队从大局出发,宁愿把困难留给自己,也要为施工单位提供方便。

部队党委作出开垦荒地让给施工单位使用的决定之后,军令如山,除了正常的站岗执勤和备勤人员之外,全体官兵在部队长杜全喜的带领下,在营区东面荒草地上拓荒,砍下树枝,铲除杂草,平整凹凸地带。经过官兵们连续半个多月的不懈努力,终于将开垦平整好的一块约50多亩的空地,无偿地交给施工单位,并接通水电给他们使用,分文不收。

部队这么快就给他们解决了食宿和场地问题,让他们始料不及,施工队领导非常感动地说:“我们初来乍到,人生地不熟,真没有想到部队的同志这么热情,把我们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,给我们创造了如此舒适的工作环境,让我们有回到家的感觉,倍感温暖。”

主动腾空部分营房

为了让施工人员有一个舒适的“窝”,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筑路施工中去,部队在解决厂场用地同时,主动腾空了部分较好营房,给施工人员居住。官兵们的心愿是宁愿自己住得简陋些,也要让材料厂的员工住得舒心宽敞些。

为了给他们多腾好住房,官兵们自觉做到如下几点。一是主动搬房让房。为了让房,有好几位军官主动做好临时来队家属思想工作,动员她们撤退离队回家,以腾空房子。过去有些官兵是单独居住或两三人住在一起的,如今却

要住集体宿舍,七八人住在一起,有的还要分上下铺睡。办公也是如此,过去一个部门一个办公室的,现在就要几个部门合并在一起办公,对此官兵们谁也没有半句怨言。二是把腾出的房子全部维修一遍。官兵们找来锤子和钳子,自己动手。把损坏的玻璃门窗修整好,窗扣插销锁牌等一一修补齐,把房前屋后的杂草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。三是积极参加转移倒垛物资作业劳动。为了尽快将货场仓库和站台的原有物资搬走腾空,那段时间官兵们顾不得休息,加班加点自觉干。有些官兵感冒发烧瞒着领导也要参加现场作业,搬运物资当中有的刮碰到手脚,受伤出血也不下火线。官兵们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和这股干劲,很快就将清理好的仓库、站台、货场和营房全部移交给施工人员使用。

搞好义务服务

施工单位在部队办起材料厂

之后,给部队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,人员车辆进出频繁,材料物资进出吞吐量较大,装载物资材料的火车皮,有的中午来,有的深夜到,人员进进出出,物资装装卸卸,官兵们不怕麻烦,处处给予方便协作,从来不要半点报酬。一是做到随叫随到。只要是利于工程施工建设方面的事,官兵都喜欢乐意去干,无论是装卸物资,还是修理工程机械,只要有需求,官兵们做到随叫随到,热情服务。二是人员车辆进出随时放行。由于施工单位用料较多,车辆进出营区相当频繁,多时1天达100多次台,官兵从不怕麻烦,无论是节假日白天还是晚上,做到一样乐意随时放行,保证了施工单位材料物资进出顺畅。三是义务帮助看管材料物资。施工单位存放的物资,几乎堆满了部队露天站台货场,为使这些材料物资不丢失损坏,部队把它当作军事禁区的军事物资看待,及时地设

置了一个流动哨位,义务承担起看守任务,官兵日夜负责巡逻执勤。

施工队从1993年6月开始进场,至1996年下半年竣工撤离,前后3年多,进出部队的材料物资无数,从大到工程机械的推土机、搅拌机、挖掘机、钢轨、钢板、枕木,小到铁钉螺帽,从没有发生过丢失损坏。部队以实际行动支持京九铁路建设,得到了铁道部领导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。

我采写的题为《为了修建京九铁路——驻韶关54080部队官兵支援京九铁路建设二三事》的通讯稿,于1993年8月2日和9月25日,分别被广州铁路工人报和韶关日报刊出。

时过境迁,我早已脱下了那套绿色军装,离开了粤北,回到了南方油城茂名。但是我在穿军装期间,有幸参与京九铁路建设,那种光荣自豪感不言而喻,留下的那段足迹丰富了我的军旅人生,记忆是永久的。



红色故事连载

风起云涌(之二十一)

许向东

但朱伯瑚听到一些地主豪绅对此颇有微词,说“朱伯瑚的儿子做的事情尺度太大了,专跟有钱人作对,将来恐怕没有什么好结果。”他感到有些担忧。这几十年来,因为革命和造反被杀头的事他听得太多了。宣统三年,本县黄延光、吴荣甫等会党蜂起,提出“推翻满清,杀绝贪官污吏,土豪劣绅”口号。巡道彭言孝下令各乡捕送会党成员来高州府城监狱,并以“洗仓”为名,大杀狱囚,每天被杀者不下百人。朱伯瑚很担心儿子会为人所害,遭遇不测。对于儿子那么看重农民自卫军,他倒是有些理解的,因为乡间许多大地主土豪劣绅都是有武装的,会党既然要对付他们,没有武装肯定是不成的。因此他回家翻箱倒柜,把自己多年节衣缩食攒下的一点银子找出来,点了又点。

“老家伙,看你忙个不停,你在翻寻啥呢?”老伴见伯瑚公在那儿翻腾,忍不住问道。“别嚷嚷,我在办一件大事!”他小声把要给农民自卫军买枪的事告诉老伴。老伴虽然出门很少,对老头做的这个事却是十分支持的。“这可是个正事!”她说。

朱伯瑚凑够钱购买了一支火药枪,又找来一块红布,将枪裹着,走到乡农民自卫军队部,将枪交给自卫军。他认为这是对儿子事业的一个支持。——他必须这样做。

六七月份正是南国盛夏时节,太阳猛烈,天气酷热难耐。朱也赤、杨绍祚、刘竹虎为了推进农运发展,不辞辛苦,马不停蹄的步行到各乡做调查研究和宣传发动工作,经常都是每天走几十里路,累得汗流浹背,衣衫湿透。他们的足迹遍布茂南几十个村庄。

书房岭是刘竹虎的家乡,距离公馆圩仅四五里地。该村有四个特点:一是全村同姓,都姓刘。二是村比较大,270余户,1300多人。三是穷,全村绝大部分都是贫雇农,只有一户富农,没有地主,属于赤贫村。全村房子都是泥砖屋和茅屋。四是典型的担担村。全村农民只有少数人租种邻村地主土地,绝大多数以担担为生。据说原来村民都是做佃户的,因为租种田地常常收成不保,一些人便放弃做佃户而去担担搵食,一个带一个,久而久之,这个村就成了远近有名的专业担担村。担的物品包括鱼汁、虾汁和海蜇、熟鱼、咸鱼和盐等。担担的村民每天半夜一两点钟动身,担着木桶或箩筐去梅菪,将天亮时赶到,装好上百斤的货就往回赶,约九点十点钟赶到公馆交给货主。有需要送去石鼓或高州的则继续走。做这一行每天要担担走十多堂路(每堂路为10华里)。当天能回到家的,歇一歇,半夜又动身。回不到家时则在外面歇息。周而复始,不停劳作,十分辛苦,经常有人累得吐血。有的扭伤了腰,行伤了脚筋,摔坏了腿。有的人累死在担担的路上。而担一趟也就得到几毛钱,报酬极其

微薄,但往往能当天兑现,总比做佃户收入保障一点。当然也有风险,无良货主整蛊和土匪抢劫及黑道勒索有时也会碰到。因摔坏桶损失货物则要赔偿给货主。总之担担也是十分不易的,但为了一家人的活命,只得“顶硬上”。

听刘竹虎讲述书房岭的情况,朱也亦直觉上感到这个村子十分有利于开展农民运动,只要进行适当动员,讲清农民团结,成立农会的道理,农民就会起来拥护革命,支持革命。于是他就把这里作为一个工作重点,和刘竹虎来到书房岭村,召开农民座谈会,并到农民家里访问,宣传国民政府关于支持开展农民运动,组建农协会和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,很快就把书房岭农民协会组建起来。全村270多户,1300多人参加了农会,成为茂南区户数和人参最多的村级农会。因为刘姓村民都是会员,建于康熙4年的刘氏宗祠顺理成章地成为书房岭村农会会址。祠堂门口挂起了“书房岭村农民协会”的牌子,农会各种会议在这里召开,农会许多事务都在这里处理。10多名武装的农民自卫军战士在这里驻守,原村里民团治安巡查职责也被取而代之。村农会办起了识字班,利用晚上进行学习。朱也亦曾多次亲自为识字班授课。成立农会后,佃户遭受地主欺负,农会出面维护农民利益。担担的村民遇到被货主整蛊的事,农会据理力争。而农会会员担担成群结队走,相互照顾,也减少了遭遇抢劫和敲诈勒索的风险。因而村民都十分热爱农会。虽然时间过去了近百年,亲历农会那些事的人早已离世,但该村一些村民至今仍然常常提到“那个金塘口音的白土朱也亦来过我们村。”

在朱也赤、杨绍祚、刘竹虎的努力下,到1926年8、9月间,茂南农民运动迅速发展,白土、书房岭、石车、阮博、造藤、石浪、袂花、鳌头、群治、储粮坡、山阁、那梭等多乡建立起了农会。

觉悟起来,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向封建旧制度,向大地主土豪劣绅发动猛烈的冲击。

白土农会成立当天就贴出告示:不准打骂妇女;不准利用荒年加租放债霸占土地;实行耕者有其田;实行减租减息;农会是农村的最高权力组织。

朱清浦40来岁,是村里的恶霸地主,长得一脸横肉,为人奸诈,凶恶无比。他倚仗自己在县衙门有亲戚,兼之养有武装家丁,横行霸道,十分强势,对村里人从不拿正眼看。他贪得无厌,除了用大斗进,小斗出,利滚利的办法剥削农民和克扣雇工,利用荒年加租放债外,还公然霸占祖尝。族里的群众向他查问祖尝的事,他先是装聋作哑,后来见搪塞不过,竟老羞成怒,大打出手。许多人家穷得无米下煲,他却将祖尝拿去放高利贷。群众对他十分痛恨,却无可奈何。

(未完待续)



茂名印记

半个世纪前的“夺油之仗”



上世纪70年代初国家面临能源短缺的严重困难。为了解缓能源供应紧张局面,茂名石油基地在已有一、二部干馏炉的基础上,扩建三、四部干馏炉,扩大提炼页岩原油。在缺乏施工机具的条件下,建设者土法上马人拉肩扛,按期完成工程。这是员工在建设工地作业的场景。

从1961年页岩干馏工业化装置投产至1992年底页岩油停产,茂名累计开采油页岩1亿多吨,为国家提供页岩原油292万吨,利用页岩发电2.7亿千瓦时,改写了广东无油历史,对缓解国家能源困难做出特殊贡献。如今,页岩矿藏转为国家能源储备,矿山遗址变成绚丽多姿的露天矿生态公园,但伴随油城开发诞生的为国奉献、艰苦创业精神历久弥新,成为城市文化的灵魂。

图/茂宣 文/蔡湛

BP机:远去的时尚

刘广荣

最近,我在旧屋搞卫生时碰翻了木箱,一只BP机跌落地上。我拿起看了看,抚摸着斑驳褪色的BP机,思绪回到了二十世纪八、九十年代……

BP机是一种通讯设备,也叫寻呼机、call机,即无线寻呼系统中的被叫用户接收机,它接收基站的有用信号发出声音和显示数字或汉字等。刚开始BP机十分昂贵,囊中羞涩的人们可望不可及。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BP机在全国流行,它分数字机和中文机两种。数字机只显示电话号码,容易接收;中文机展现在眼前的则是汉字,一目了然,容易识别。数字机2000元左右一台,而中文机的价钱则是数字机的几倍。那时候拥有一台BP机是不简单的事,可以说它是别在腰间的时尚。我有个同事,刚参加工作,没有什么积蓄,他家里卖了几头猪才凑够钱买一台BP机。夏天的时候,我的这个同事就把衬衫束在皮带里故意露出BP机,一条白色的链子牢牢系住,生怕BP机不翼而飞。我同事买BP机一个多星期了,可是在单位没响过,他觉得没趣,于是叫父亲一有空就呼他。有一天,他的BP机终于“滴滴滴”地响了,大家一齐投来羡慕的目光。此时此刻,他满脸灿烂,说:“我复机啦。”

在喧闹的街头BP机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人们行迹匆匆,

有BP机的人总是昂首阔步,神气十足。不管是生意人,是干部,是职工,还是学生,只要他们腰间的BP机一响,就不约而同地低头看信息。“滴滴”“滴滴”之声此起彼伏,他们忙着到处找公用电话回复,以免误了大事。当时电话亭打电话的人很多,得排队等候。有的人等得不耐烦了,就往别的电话亭走去。

有一次同学聚会,我们班上的40多个同学大部分有了BP机。我也想买一台,但这个愿望却久久未能实现,因为一台BP机的价钱对我来说好像天文数字,我每月工资仅仅100多元,这笔花销的确很大,就算我不吃不喝也要积攒一两年,何时才能买到BP机?

为了快点拥有BP机,潇潇洒洒,我工作之余,就做兼职挣几个零钱花。几年后,我终于如愿以偿买了一台BP机,那个高兴啊,简直要发狂。

有了寻呼机,我逢人便说,我的BP机号码是1331……,有事记得call我啊。

那晚,BP机突然“滴滴滴”叫个不停把我从梦中惊醒,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,月光真亮,耀了我的眼。我认真看电话号码,记住了,由于家里没装电话,便急匆匆开门往附近的商店跑去。我与店主交情不错,一敲门,他就开了。我说要复电话。“你打吧!”店

主笑着说。随即,我摁电话号码,对方接听了。我说:“喂,请问您是哪位?”这时电话里传来了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:“你……你不认识我的。我今天被领导骂了,心里难受啊……”我刚想安慰她几句,她却断断续续地说:“我call了几个人,他们都不回电话,你真好啊……”这个女子不断地向我诉说她的不幸,我开导她几句。她竟没完没了。我只好听之任之,不忍心再伤害她。打完该女子的电话后,我交了50元话费给店主,但能令女子开心,我也感到快乐。

有一次,晚上十点多钟,我刚关灯上床睡觉,就听到BP机突然传来“滴滴滴”声。谁call我?我拿起BP机跟手蹑脚外出找电话亭准备复机。刚迈几步,一看显示屏只有3个数字,不是电话号码。我马上折回,关上房门,重新休息。可刚躺下不久又听到了BP机的声音,这次仅“滴”一下。我摁亮电灯,什么数字也没有。我打了几个呵欠,熄灯继续睡觉。

恍恍惚惚中,我又听到BP机“滴滴滴”响。我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,此时显示了一个电话号码。我复机,得知是妻子找我。我忙问什么事?妻子说,她听到老鼠啃门,起来狠劲地搯了一阵桌子。老鼠顿时销声匿迹。可是,她一躺下又听到了老鼠的声音。如此折腾,她无法入睡。问我有什么好办法赶走老鼠呢?我

想了想说猫是老鼠的天敌,不如用猫叫声吓下老鼠吧。

第二天一早,我的BP机骤然响了起来。我复机,原来是妻子call我。她说,猫声退鼠真不错。她昨晚拿出我不久前录制的猫叫声播放,果然十分奏效。猫叫声把附近的三四只猫引来了,老鼠闻声丧胆,逃之夭夭。天亮了,妻子起床还听到一只小猫在外面喵喵喵喵地叫呢。

当然,BP机长期处于“临战状态”,烦恼也随之而来。有一次,家里卖了荔枝,不管白天,还是晚上都有人call我。有的人向我打听荔枝高产的技术,但我没学过果树栽培呀;有的人向我借钱,但我没什么存款呀……我不断地复电话,弄得吃不饱,睡不香。

转眼过了一个月,我BP机响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我正暗嗟庆幸,心想该睡个好觉了吧。谁知,十一点多钟了,我的BP机突然“滴滴滴”地响。我复电话才知道她是某婚纱影楼的女老板。她说以前联系过我,如果我们到她的婚纱影楼拍照,可以如何如何优惠。我说我早就结婚了,孩子都会走路了,她仍笑得甜甜的。

一气之下,我更换了BP机号码。第二天再没接过硬抗的call号了。

后来,“大哥大”和手机出现,BP机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